

感念賴明陽教授 臨床醫學研究所的再造者

謝豐舟教授
(國立臺灣大醫學院榮譽教授)



驚聞賴明陽教授過世，無限傷感！不過，他能脫離巴金森症的折磨，回歸天上，也是大大的解脫！從此化為千風，遨遊宇宙。

賴P大我一屆，他個性溫文，常看他在四西病房捧着一個四方形鐵盤，內裝腹腔鏡，走來走去。其實，我跟賴P並不很熟，雖然我也是做B肝的垂直感染起家，但在台大肝炎研究的傳承中，我算是李慶雲和Beasley那一國，所以，在研究上，我和賴P並無互動。不過，他為人溫和有禮，我們偶然相遇，一定彼此點頭招呼。

1997年，賴P繼任臨床所所長，當時，醫院裡開始有一些聲音，希望臨床所應該擴大參與，跳出肝炎研究的框框。賴P可以說，遇上了一個臨床所轉型的關鍵時刻，當然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。他可以繼續閉關自守，也可以開創新局。結果，賴P選擇了後者，把臨床所帶上另一個層次。

1996年，我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及行政院科技人材獎。更幸運的是：1997年，賴P邀我成為臨床所的合聘教授，對我這個一向是非主流的陽春教授可是天大的禮物，因為只有在臨床所收MD-PhD學生，才能真正進入跨領域研究的新境界！當時，他也邀請楊泮池，張美惠兩位擔任臨床所的合聘教授。他以行動回應了外界的呼聲，開始了臨床所多元化的腳步！

通常，合聘教授不常參加臨床所的所務會議，因為他們本身極為忙碌，但我卻是每個月都會出席，以回報賴P的盛情。我雖然沒唸過研究所，然而，從小跟着陳哲堯教授從學徒做起，加上在台北護專自己摸索的心得，對臨床研究是有一套不同於科班出身者的方法學。而且，我從事胎兒診斷，可以說是在那個基因體還未受到重視的年代，少數對醫學遺傳有實際接觸的教授之一。加以我也做婦癌，對癌症研究也不陌生。所以，我可以不負賴P的期待，替臨床所帶入新的元素。當然，在這過程中，我也吸收到許多臨床研究所實際運作的實務，瞭解教學上的細節及要領。

賴P對臨床所一個很重大的貢獻是在他任內開辦在職碩士班。當時，醫院內開始有聲音，希望臨床所開辦在職碩士班。因為外在環境的改變，讓直攻博士難度大大增加，因為當時的主治醫師已經不像我們在住院醫師期間，可以用學徒的方式，獲得初步的研究經驗，以致，直攻博士，變得相當吃力，更因為沒有老師密切的指導，畢業也不容易。因此，逐漸有人呼籲設立在職碩士班，以銜接住院醫師訓練和博士班。可以想見反對的聲音也不少。有人說：既有師資要帶博士生都不夠，那來餘力開設碩班。也有人說：碩班水準不高，何必白費力氣。當時，我也是主張開辦碩班，而且還寫文章公開鼓吹。

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，賴P決定籌設碩士班。因為沒有前例，只有自行摸索。當時，我恰好教授年休，較有時間，賴P就請我幫忙籌辦。起先還算順利，但後來要開始招生時，大學批准的碩士生名額一年只有十名，根本不符經濟規模。賴P無奈之餘，就囑我去大學跑一跑，看看有沒有解決辦法。

在那個年代，台大醫院和大學的往來，不若今天密切，根本無從着手。三問四問之後，有人指點我直接找當時的教務長，李嗣涔教授。我和他素昧生平。不過，我跟他陳述爲什麼十名不夠？他很乾脆問我，需要多少個才夠？我也沒什麼精算的根據，只憑直覺說：三十個。李教授說：那就給你**30**個。我說：公文流程怎麼走？他說：只要在招生簡章寫招生名額**30**個就行。於是，**2000**年台灣第一個臨床在職碩士班就此誕生，它也是台灣最成功的臨床在職碩士班，迄今已逾十五年：一方面，成功地銜接了住院醫師和博士班，成爲一個教導研究思考和方法的補習班，在互相合作的社會學習(**social learning**)環境中密集而有效地吸收當代的研究方法學，另一方面，也爲臨床所的專任教師們帶來相當豐碩的資源，因為在職班學費的百分之四十撥交該所專任老師使用。我因為是合聘，不是專任，所以一毛錢也沒用到。不過，能不負賴P的託附，完成使命，也就心滿意足了！

賴P卸任所長之後，我就較少參加所務會議，所以也少有見面的機會。不久，又因他身體不適，更少接觸！不過，直到2012年退休，算來我總共收了近20位各科的博班學生，順利畢業，佔了該所全部畢業生的近四分之一。對當年賴P的慧眼合聘也算有所交代。

目前在臨床所的七樓入口，有一幅相當大的達爾文畫像，這是我的數位作品。在2012年我的退休回顧展結束後，贈送給臨床所。期勉臨床所能繼續發揮賴P「開大門，走大路」，「從異常探究正常，從特例找出凡例的精神」，成就如達爾文一般的科學創見！很湊巧也，今年八月一日起，和我合作多年，深知我心的楊偉勛教授擔任臨床所所長，相信一定可以把臨床所帶到更高的境界。楊教授也是1998年賴教授擔任所長時，破格任用的生力軍，最近，他開始了每月例行的NTUH medical genetics and genomics seminar，希望將醫學遺傳學和基因體學落實到日常的醫療和教學。另外也開設演化醫學課程，讓臨床所繼續延續賴P的開創精神。

賴明陽所長是少見的謙謙君子勤奮的學者，無私的老師，和盡責的醫生。他是台大醫學院和醫院的最好典範！我們永遠懷念他！



在臨床所的達爾文畫像